

■林拔英

苏高宇

一

13岁之前，我随父母到农村，11年时间里常常是以红薯充饥，没吃过几餐真的大米饭。13岁之后，回到城里，吃米饭的问题解决了，又明显地感觉到艺术的身体饥饿难忍。于是，就慌不择食地向祖国四面八方没有见过面的名家们哭穷，各处地讨奶喝。这种“行乞”的懵懂之举一直持续了好些年。

好在，我说好在那个年头的名家，大抵全是在艺术思想与手艺方面均自成一家的，确乎有过硬的对得起良心的本事。另外，人也很好。现在回忆起来，那个时代的名家，单说做人的谦逊与温和，就不仅令人敬仰，简直还让人同情和心疼——

21岁那年，无意间从电视上晓得了湖南双峰县出了个王愍山，大笔大墨，笔墨的派头有天天隔窗相望的真实山头的憨实厚重，打个点点都有几百斤的分量。于是，便斗胆冒冒失失亲笔写信过去讨教了。憨老厚重，大约半个月的时候，就写了回信。第一眼瞟到信封上比我当时的大拇指还壮实的字，像是儿时看见的墙头的招贴的气势一样，几乎被吓一跳。信的内容，除了因善良而吐露的鼓励与夹杂着哄人的话语，也实实在任给予了教诲，使我感到温暖并且多了对于明天的一点朦胧的期待。

就为了感念这点陌生的情意，记不清是2001年还是2002年，王愍山先生的遗作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隆重举行，闻讯后我特意请了喜爱他老人家作品的企业家朋友去捧场，想间接地表达一下积攒了几十年的心意。结果，因为与老先生的家人不熟，加以同古奥的双峰口音交流起来如说外语，则一怀寄托，终无异乎浮萍，心底从此平添了一份云遥的遗憾。

二

长沙好友赠送了一本王愍山先生画集，回到自己的作坊，安静地拜读，一遍遍地受益。

■方水土

伍大华

祁阳是一个出“奇”的神奇的地方。祁阳最著名的奇，当属元结撰文、颜真卿正书的《大唐中兴颂》，被誉为浯溪“摩崖三奇”。浯溪的“奇”，恢弘大气，历史底蕴深厚，千古传颂。而河流沙滩上呈现出来的奇石的“奇”，则另有一番风味。

祁阳属五岭山系，境内有湘江和湘江一级支流白水、祁水等大小河流两百五十多条，经过亿万年的地壳运动及河水冲刷，成全了祁阳奇石的横空出世。自古以来，祁阳奇石就深得爱石者的珍爱和收藏。

我爱上祁阳奇石，缘于前年初春沿湘江大堤去祁阳湘江一桥散步的一次平常经历。那天，我散步到附近，在沙滩上悠然地转了好一会，顺手抓起一块长方形的石头，感觉光滑细腻，握在手里有一丝丝微凉，很是舒服，就拿着它来到水边，用河水洗净石头上身的沙子，便起身上了大堤，一路健步往回走。回到家里，天已大亮。我将石头放在阳台上，用手机从四个侧面拍了照，然后就置于书房电脑桌上的一旁，再未管它。

几天后，我突然想起手机中的石头照片，就一张一张地放来看。到最后一张时，竟诧异地发现照片的中间，有一个少女的图像：鸭蛋形的头部轮廓，眼睛、鼻子、嘴巴搭配得体，恰到好处，一条半圆形的长长的发髻，自然地弯在胸前，虽然有些许朦胧，却栩栩如生，煞是迷人。我赶紧放下手机，拿起那块石头反复细看，一阵惊喜不由涌上心头。

自从爱上了祁阳奇石，寻捡奇石的愿望，就像一束在胸中燃烧的火焰，越来越强烈。我便经常一人，抑或约上一二好友，到沙滩上俯身寻寻觅觅，如果有缘捡到三两个心仪的宝贝，那就是一件无法言表的快事、美事了。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与奇石，还是比较有缘的。虽然，我至今未能遇上像“岁月”那样，酷似一位西洋老妇人头像的奇石，没有得到像“东坡肉石”那样一块出锅不久而喷香的“红烧肉”，未能获得像“小鸡出壳”那样色泽淡黄、毛茸茸的小鸡从蛋壳向外张望的美石，更没有遇上像“中国虎”那样造型奇伟、色彩飞扬的大化彩玉石绝品，却也有幸获得一些自以为不错的奇石。譬如狮子石：此石状若圆形，重不过一斤，其褐色的石面上，有米黄色图案，犹如一头狮子雄立于白云之上，昂首挺胸，气质轩昂，活灵活现。譬如梯田石：其形宛如一座陡峻的平顶大山，一圈又一圈淡黄的曲线，自下而上缠绕，若一层层梯田，直上蓝天白云间，好一派丰收景象。再如奔马石：这块奇石，表面虽然不甚光滑，但石上图案清晰可见，仿佛一匹白色天马，脚踏几缕祥云，正奋蹄驰骋蓝天，放牧白云。还有荷叶石、丹心石、盘龙石、孔雀石等，都惟妙惟肖，让人爱不释手……

这些奇石，我把它们一一摆放在书房的书柜和电脑桌上，有序无序，竟也生出一道可让人观赏的风景线：每有朋友来访，稍经寒暄，我便请其到书房一坐，共同欣赏和品味奇石的奇情异趣，无不赞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如果说袒露的沙滩，是一页翻开的书，那一颗颗石头就是写在书上的文字，它们虽然若小草一样平凡，却深深蕴藏着千奇百怪的诗情画意，蕴藏着一种来自远古的奇石文化，有待人们去用心解读，去慧眼识珠。

一些情绪的碎屑——关于王愍山先生的断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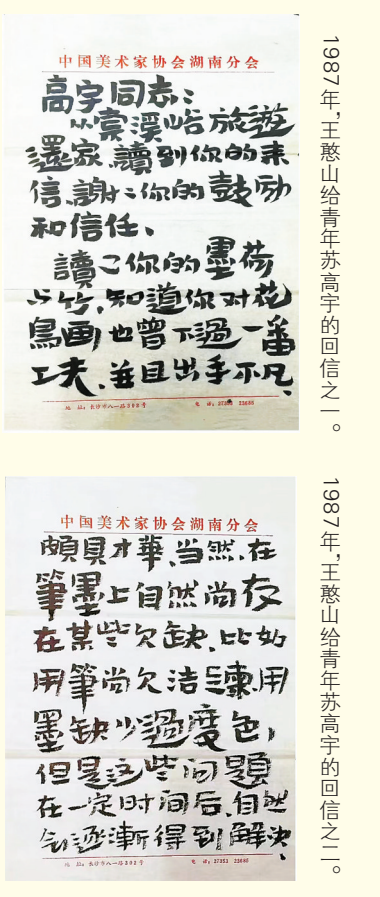
王愍山《大吉图》1997年

大美学家王朝闻先生曾对王愍山先生说：不能说你比齐白石画得好，也不能说齐白石比你画得好。这话在今天听来，至少可以理解为：齐白石笔墨的蕴藉加以画面上透出的一些旧文人的精神气息也许是王愍山先生所不具备的，但是同为湘中农民，其质朴的人格魅力及其作品由此而散发出的田园诗意却是伯仲之间，清新处难分高下，稚气的地方又各有各的趣味。甚至于从笔力气魄而言，王愍山还真不输与齐白石老先生。

三

作为湖南省府的长沙，并没有王愍山纪念馆或美术馆。但是，每次来长沙，我总会不经意地想起这位没见过面的前辈。想起他，不是因为他长得多好看，或者他曾是一个多大的官，又或者多有钱，不是；而是他真真实实地画得好，让我敬仰，继而感到羞耻与自卑。

当然，王愍山的了不起，不仅仅只是表面上



1987年，王愍山给青年苏高宇的回信之一。

1987年，王愍山给青年苏高宇的回信之一。

的笔头功夫，气势夺人，又或者如某些人所声称的“生活气息浓厚”“个性鲜明”。而是在笔头与个性背后，有着更深厚的书卷学问的底子。因为博洽渊雅，他便有了超越前辈技术之上的艺术的思想，深邃而独立，醇厚且广大，他的作品这才不同凡响，近乎道矣，与寻常匠家别若云霓。这一点，王愍山先生可谓同白石老人声气相投，一脉相承。于是，就不禁感慨：齐白石之后，在湖南这块土地里，王愍山无疑是空前的。

■艺术论坛

也谈《潇湘竹石图》



苏轼《潇湘竹石图》局部

郑学富

适逢邓拓诞辰110周年，近日，中国美术馆推出“斯文传古风——邓拓捐贈古代绘画精品展”。这批作品上自宋元，下至晚清，其中，就有传为北宋苏轼所作的《潇湘竹石图》。诸多观众前去观展，一睹珍品芳容。

《潇湘竹石图》，被誉为中国美术馆镇馆之宝。邓拓称其“千秋何幸留遗墨，画卷潇湘竹石奇”。作品采用长卷式构图，展现湖南省零陵县西潇、湘二水合流处，遥接洞庭巨浸的苍茫景色，卷末端题有“轼为莘老作”五字款识。据明代庐陵人吴勤考证，画作为苏轼在黄州时所作，赠予孙觉（字莘老）。此人与苏轼同年进士，

在政治观点上相同。

整幅画作以潇湘二水的交汇点为中心，远山烟水，风雨瘦竹，近水与云水、蹲石与远山、筱竹与烟树产生强烈对比，让人在窄窄画幅内如阅千里江山。画中右侧一大一小两块顽石静卧江边，野竹从右侧石根处及背后挺拔而出，扶摇直上，分别撇向左右。左侧上半部呈现远山烟水，与近处风雨瘦竹遥相呼应，意境悠远。此画作是以竹石寄托文人精神情怀的中国文人画典范之作。图左下侧有元代杨元祥的隶书题跋，画作拖尾处还有元明题跋26家，共计三千余字，始于元惠宗元统甲戌年（1334年），止于明世宗嘉靖辛酉年（1561年）。

自1561年以后，《潇湘竹石图》一直秘藏于

金陵李家，代代相传。后来不知何故，《潇湘竹石图》与苏轼的另一幅《枯木怪石图》皆为民国时期著名古董商方雨楼所藏。后来，曾做过吴佩孚秘书长的白坚夫从方雨楼处买下了苏轼的两幅画作，《枯木怪石图》被其日本夫人在卢沟桥事变前带回日本，这幅《潇湘竹石图》一直为白所收藏。1961年，白坚夫想将《潇湘竹石图》出手，以补生计。

曾任人民日报社长、总编辑的邓拓，笃好书画，喜欢研究和收藏积累古代书画。闻讯后，邓拓赶来，展开全图，只见隽逸之气扑人。画面上一片土坡，两块石头，几丛疏竹，左右烟水云山，渺无涯际，恰似湘江与潇水相会，遥接洞庭，景色苍茫，令人心旷神怡，徘徊凝视，不忍离去。最终，邓拓用上《燕山夜话》的稿费，再变卖自己收藏的14幅古画，将画买了下来。

邓拓曾在《苏东坡〈潇湘竹石图卷题跋〉》一文中写道，“苏东坡所作《潇湘竹石图卷》，可谓古画中杰出作品之一……东坡作画，简直随手拈来，自成一格。无论在纸上、绢上，随便用墨、用笔，如同写字一般。细看此图所画潇湘竹石，更加证明东坡画法具有极大创造性。画石用飞白笔法，画竹用楷书及行书撇、捺、竖、横等笔法，而稍加变化，画烟水、云山、远树则用泼墨点染，气韵生动。”

1964年，邓拓请荣宝斋的许麟庐先生从自己收藏的古画中，精心选出包括《潇湘竹石图》在内的154件佳品，无偿捐赠给了中国美术馆。这才让后世众人，能在这画中的远山烟水、风雨瘦竹中，感受中国的文人精神情怀。

米芾则提出了：“草书若不入晋人格，辄徒成下品。张颠伯子，变乱古法，惊诸凡夫，自有识者。怀素少加平淡，稍到天成，而时代压之，不能高古。”米芾提到的“不入晋人格”，笔者认为“格”指的也就是格调、气格。

明代项穆反对书法狂怪而提倡回归雍正，追求平和，他在《书法雅言》中强调“中和”状态，并提出了“三戒三要”。文中写道：“初学分布，戒不均与欹；继知规矩，戒不活与滞；终能纯熟，戒狂怪与俗。若不均且欹，如耳目口鼻，窄阔长促，邪立偏坐，不端正矣。不活与滞，如土塑木雕，不说不笑，板定固窒，无生气矣。狂怪与俗，如醉酒巫风，丐儿村汉，胡行乱语，颇朴丑陋矣。又书有三要：第一要清楚，清则点画不混杂，整则形体不偏邪；第二要温和，温润性情不骄急，润则折挫不枯涩；第三要闲雅，闲则运用不矜持，雅则起伏不恣肆。以斯数语，慎思笃行，未必能超入上乘，定可为卓焉名家矣。若前所列《规矩》《正奇》《老少》《神化》诸篇，阴阳、向背、缓急、抑扬等法，盖有彼具而此略，所当参用以相通者也。”从项穆的“三戒三要”中能看出他对学习书法所提出的目标，也能知其对于人格修养提出的要求。

书法是一个漫长的历程，学者者应不断向内修炼，时刻警醒自己莫要误入歧途，迷失方向。“雅”与“俗”作为自古就有的审美情趣，当下大众欣赏书法作品时应追根溯源，从历代书论品评和优秀的经典作品中借鉴精华，从自然和平凡生活中感悟雅俗，理解何为格调。理解了书法艺术中雅俗之分，就能更好地将书法艺术应用到当前的文化艺术传播活动中，营造出高雅文化艺术氛围，进而更为广泛地提升大众对书法审美的认知水平。

■屏看点



瞿成喜

《回家，抓龙舟》以辰溪县孝坪镇球岔村为故事发生地，以每年五月的扒龙舟群众文化活动为主线，记录了新时代大湘西儿女从大江南北回到故乡抓龙舟的故事。电影以白描的手法，展示了这场声势浩大的活动的丰富文化内涵，深刻而生动地诠释了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何以将自己喻为“龙的传人”！

电影的主角之一米承华，出生在辰溪，是沅江边上球岔村长大的孩子，从小就浸染在龙舟的锣鼓声中，耳濡目染家乡的龙舟活动。虽然离开家乡多年，但他心中的龙舟情结驱使 he 联络同样在外打拼并小有成就的“蚩蚩”、米化等年轻人，克服困难回到家乡，组织龙舟队，参与龙舟竞渡活动。电影以这种形式，传递给观众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思想呢？作为本土观众，从小对龙舟、对家乡怀有深厚感情的男人，我想，它所表达的不外乎以下几种情感：

一种传承。龙文化是辰溪本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影片中，米承华的父亲说，正月里舞龙灯，五月里扒龙舟，这是祖上流传下来的。古稀之年的他，对于扒龙舟依然是情有独钟，热情不减；而米承华的母亲，则为龙舟队成员做饭、鼓劲。正是受了父母亲的感染，米承华等年轻一代从小就在心里种下了传承的种子。影片中，古镇上赶集的两个妇女关于扒龙舟的对话、村民纷纷为龙舟活动慷慨解囊、卖肉的屠夫听到扒龙舟的话语时心里发痒、一大帮妇女坐在农家院落里排成队模仿扒龙舟的场面等镜头，更令观众感受到，龙舟文化，已经深入到人们的血脉之中。

一种精神。浦市古镇，是辰溪、泸溪两县的交界之地，也是每年龙舟竞渡的地点之一。每年，附近村寨的龙舟都会齐聚在此，赛长江、竞横渡……电影真实地记录了每年一度的盛况。比赛中，突然大雨滂沱，烟雨迷蒙，江水滔滔，而龙舟上的汉子们依然在奋力划桨，丝毫不为所动，掌舵的艄公依旧稳如泰山，龙舟在风雨中，如箭一般在进发；球岔龙舟队输了，米承华对“蚩蚩”说，输了比赛没输什么，但气势不能输，精神不能丢！球岔龙舟被拦腰撞翻，人伤了，船烂了，但大家以礼相待，握手言和。湘西汉子们的笑容，他们的团结拼搏、奋勇争先，令人动容。

一种态度。大湘西一个普通的小山村，人们乐观、厚道，对生活充满了热爱，对大自然充满了感恩。这种情感在电影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也是最为打动观众的地方。影片中，米承华坐高铁回到故乡，走进村里便四处寻找母亲，大声呼唤“妈妈”。父亲在地里劳动，见到儿子也不吝套，挑着粪桶默默地陪儿子回家。母亲从山上下来，米承华接过母亲背上的袋子扛在肩头，两人边走边说话。走进家门时，米承华伸手摘下母亲头上的草帽，看似普通的动作，蕴含了儿子对父母与故乡那种深沉的爱。这一幕幕温馨的画面，不正是湘西儿女真实的生活状态吗？不正是这一方山水一方人最真实的生活态度吗？

一种乡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米子是，米承华也是。影片中，游子们怀着对故乡的眷恋与牵挂，借着扒龙舟回家，温习自己的过往，享受来自故乡的温情，积蓄拼搏的力量。整个扒龙舟阶段，大家都聚在一起开餐，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欢乐而温馨。

